

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：“關中—外緣”心得報告

周明帥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研究院博士生

歷時十餘天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轉眼間即已謝幕，共飮學術盛宴之後，學員們也踏上了歸途。就我個人而言，從中所得可以說是受益終生的。

跟大多數學員一樣，在最開始收到“魔鬼訓練營”的日程安排和預習資料時，我也為當初的選擇感到猶豫和後悔。因為學員大多為在校博士生，面對沉重的學業壓力，在這種費時較長的研習營面前稍顯“心有餘而力不足”。最後仍然決定參加，一是出於為畢業論文的寫作尋找靈感，二是向歷史人類學者學習田野考察的方法，其他無非是結識海外學友進行交流之類。經過研習營的洗禮，收穫遠遠超過了最初的訴求。

首先，本次研習營的主旨是“關中—外緣”，意在實地考察過程中探究歷史演變所遺留的人文印跡，而“中心”與“邊緣”的思想始終貫穿其中。研習營伊始寄希望藉著走進歷史現場，經由學者演講、田野考察和文獻研讀，對關中與外緣地域的歷史文化有切身和更深刻的體認。毋庸置疑，這種“走出書齋”的學習方式所取得的收穫是直截了當的。就我個人專業——歷史地理學而言，雖在學習過程中一直強調空間環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，這種將“學與行”完美結合的實踐卻屬首次。歷史地理學對“中心”與“邊緣”的問題也有著自己的專業判斷，如魯西奇所提出的“邊緣的核心”、郭聲波近年所提倡的“圈層結構”理論等等。通過本次研習營，王明珂、王德威及葛兆光等諸位先生對這一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見解，使我對這一問題形成了更加深入的認識。同時，作為聯繫“核心”與“邊緣”的媒介，交通道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。結合地形圖，我們會對道路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形成更加直觀的感受。這些道路大多傍河而行，隨著技術的進步，不斷突破自然的阻隔，延伸到更加荒僻的地區。道路的修建，將“核心區”與“邊緣區”聯繫地更加緊密，同時促進了文化、宗教、經濟等各方面的交流，須彌山石窟的修建便是做好的實證。

其次，兩岸學者面對面的交流，使自己意識到自身知識體系不足的同時，也讓我對兩岸學者的研究差異有了切身的體會。一方面，受學科體系劃分的影響，大陸的學科越分越細，每個學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。這種研究方法固然有利於學科向縱深方向發展，卻使學者的學科整體觀嚴重缺乏，近些年史學界所反映出的“碎片化”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。海外學者在相關方面做了比較好的

示範，他們早已意識到學科劃分帶來的束縛，強調學科整合的作用，因此大多要求學生同時進行幾門課程的學習。此外，海外學生接受過較強的理論訓練，他們在面對不同話語體系下的討論時顯得游刃有餘。另一方面，大陸學者受生活環境耳濡目染的影響，對當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有著更加深刻的認識。所以當歷史與空間交匯時，能對歷史問題作出相關的判斷，但這種習以為常也常常限制了他們的問題意識。而這次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舉辦，正好為兩岸學者提供了“取人之長，補己之短”的機會，有利於雙方學術共同的提升。

此外，通過這次研習營結識了許多學術摯友，這些對學術充滿激情的年輕人茶餘飯後的討論更能激發思想的火花。特別是通過與李仁淵老師的交流后，對之前遺留的很多問題有了新的認識。如對東南地區的宗族組織強於華北的問題，李老師建議從宗族內部出發，通過分家契等載體對其進行探析，使我耳目一新。在帶領四組學員的整個研習營過程中，與每個組員建立起深厚的友情，使我明白原來歷史學的科研也可以如此豐富多彩。

最後，衷心感謝為本次研習營做出支持和貢獻的機構和後勤人員，我想如果沒有他們的無私付出，這次活動也無法如此成功。希望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能夠長久舉辦，讓更多的兩岸學子受益。我希望，短暫的分離只是兩岸學子學術之路的開始，在某個節點，我們仍會再見。